



一 念 ／ 终 生

ONE LOVE

ONE LIFE

一念终生，此生不渝。



妩
墨
/ 著

沈阳出版发行集团
沈 阳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念终生 / 妖墨著. -- 沈阳 : 沈阳出版社,

2016.7

ISBN 978-7-5441-7613-2

I. ①一… II. ①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57966号

出版发行: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|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58mm×230mm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0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6年7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: 张晓薇 贺 旭

责任编辑: 王冬梅

统筹编辑: 彭朝霞

编辑助理: 王冠军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版式设计: 吴紫薇

责任校对: 天 宇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7613-2

定 价: 28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 - 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Chapter 1 / 在我梦里，在我心里，未曾远去 001
- Chapter 2 / 全世界，我最不可能认错的就是他 016
- Chapter 3 / 我温柔虔诚并长久地爱你，只爱你 028
- Chapter 4 / 他，是Able 051
- Chapter 5 / 穿过无人的黑暗，我看见曙光 068
- Chapter 6 / 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 081
- Chapter 7 / 这么蠢地爱一个人，一生一次就够了 116
- Chapter 8 / 我不要思念你，我要紧挨着你 129

”

• Chapter 9 / 如果不是你，我宁愿孤独终生	145
• Chapter 10 / 万水千山走遍，只为这一句	174
• Chapter 11 / 爱，从来都做不到大度啊	192
• Chapter 12 / 没有你，世间再无美事	215
• Chapter 13 / 纪念，嫁给我吧	230
• 尾声 / 爱是一朵花，而你是唯一的种子	252

“

Chapter 1 在我梦里，在我心里，未曾远去

Able，我想嫁给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
我愿意。

G市的夜晚繁华热闹，纪念坐在车里，从高架桥上望出去，鳞次栉比的写字楼，窗口依然灯火通明，车灯和闪烁的霓虹灯如浩瀚星空，人在其中反而显得渺小。

手机铃声响时，高架桥上堵了许久的车，终于可以缓缓前进，她腾出一只手把耳机戴上。

“纪念，现在能来集林西路吗？”耳机里传来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程齐的声音。

纪念一听是工作上的事，神情立刻严肃起来，她简短道：“好，估计二十分钟到。”

集林西路位于城东郊，位置偏僻，政府有计划东扩，在那里兴建高铁站，目前正在修路，人烟稀少。

纪念刚来刑警队时，大家看她小女孩儿似的都不赞成，毕竟这份工作既辛苦又十分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然而，后来事实证明，她耐力极强，这半年来跟着刑警队东奔西跑，随喊随到，从不叫苦。

高架桥上的车流已经疏通，纪念下了桥后左转，她没有进市区，而是选择了路程较长，但车流稀少的方向行驶。到了指定地点后，她看了眼时间，然后找位置将车停好。

案发现场已被隔离起来，纪念走过去，问一旁的同事：“命案？”她一边说话，一边戴上了手套和鞋套。

“是。年轻男性，附近居民报的案。”

程齐听见她说话，转头招呼道：“过来看看。”

纪念点点头，走过去看尸体。死者年龄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，身高170至175厘米之间。

纪念个子娇小，穿着休闲卫衣，一双杏仁眼，黑白分明，看起来仿佛稚气未脱，但神情却透着一股认真和倔强，像个小小士兵，混在一群大老爷儿们中，怪异又好笑。

程齐曾忍不住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做法医？”

他记得她当时怔了怔，然后抬头问他：“程队，是我的工作有哪里做得不好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程齐道。

“哦，那与工作无关的，我应该可以拒绝回答吧。”纪念反应冷淡。

周围的同事捂着嘴偷笑，哪能想到一向受女人宠爱的程队，也会有这样的冷遇。

程齐对着她的背影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越发觉得，这是个有意思的姑娘。

“是车祸死亡。”纪念面对程齐，神色严肃，她接着说，“胸廓、脊柱、盆腔、跖骨多处骨折，致命伤是颅脑损伤，因为受到强烈撞击造成颅底骨严重骨折。”

她站起来，边摘手套边接着说：“右肩后有瘀青，脚踝和膝盖处有擦伤，可能生前与人有过打斗。”

“当场死亡？”程齐问。

“大概一分钟左右，我想是脑血管破裂造成的大量失血。”

“能不能推断死亡时间？”程齐接着问。

纪念伸手将脸颊上的一缕头发夹在耳后：“瞳孔浑浊，尸斑已不再移位，身体僵硬，时间可能超过一天了，精确程度要等解剖后。”

因为地理位置偏僻，四周并没有安装道路监控器，加上这几天暴雨，因此，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证据。程齐与同事又在四周检查一遍，随即问了报案者一些问题后，决定先回局里。

纪念随大家一起离开案发现场，然后回到局里，她还有后续工作要处理，交上报告才能离开。工作结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，她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回来换衣服准备离开。

程齐还带着队员在工作，见她要走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要我送你吗？”

纪念摇摇头：“没关系，我开了车，你们忙吧。”

初春时，乍暖还寒，昼夜温差大。纪念出了门，一阵凉意扑面而来，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银盘似的月亮照下来，在地面白茫茫一片，洁净、清冷。

她从英国回来后，就一直单独住在月半弯的公寓里。月半弯位于山南区，之前因为位置不好，一直荒废着。虽然近两年政府有意发展，但生活还不是很方便。纪念很喜欢那里，空气和环境都好，从小区后门走出去，不到五分钟就有一大片湖，春秋时坐在湖边晒太阳、钓鱼，特别舒服。

纪念刚拿到驾照不久，因此开车很慢，回到家后，洗漱完毕，已是凌晨。

这几年，她的睡眠状况一直不好，尤其是疲惫的时候，入睡反而更加困难。辗转许久，仍是睡不着，她索性睁开眼，盯着柜子上的照片怔怔出神。英国的乡村，美得像画家笔下的油画，鲜花怒放，姹紫嫣红，湛蓝色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波光粼粼，像洒满碎金，穿着灰色长衫的男子，坐在河边垂钓，他转头望向镜头，眉眼含笑，神情温柔。

纪念盯久了，眼睛渐渐酸涩，她伸出双手覆盖眼睛，许久后才松开，然后转头望向窗外。

此时，天空已经泛出青白的颜色，她对着照片轻声道：“晚安，Able。”

G市的春天来得晚，四月初，虽然柳枝都抽出嫩绿的新芽，但空气里还是一片萧瑟的寒意。纪念向来怕冷，眼见车窗外的女孩们都换上了薄衫、套裙，只有她还穿着厚毛衣和牛仔裤。

局里数同事郭海生的鼻子最灵，纪念刚进门，他就已经嚷了起来：“好香的咖啡。”说着，还故意做了个夸张的深呼吸。

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天早上必须要喝一杯热咖啡，这是纪念的习惯之一，不然总觉得没法集中精神。可此时郭海生这样眼巴巴地看着她，让她十分难为情，只得将手里的咖啡递给他：“刚买的，还没来得及喝，要不要？”

“要要要。”郭海生忙伸手接过咖啡，“忙活了一个晚上，不来杯咖啡可真熬不过去。”

同组的景一踢了他一脚：“你也就看纪念好说话，换了程队，你敢！”

其他同事闻言都笑起来，大家七嘴八舌地相互逗趣着，纪念环视一圈，没看见程齐，于是问道：“程队不在？”

“忙着查案呢。”郭海生喝着咖啡，含糊不清道。

没等纪念再问，喝了咖啡的郭海生自个儿就接着说了下去：“昨晚你走后，有人打电话来举报，说自己看见了肇事车辆，记下了他的车牌，但因为害怕受到牵连，才一直拖到现在。”

景一在一旁插嘴道：“看那人衣冠楚楚，没想到居然肇事逃逸，罔顾人命。”

人不可貌相，否则何来“衣冠禽兽”“人面兽心”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等这些话。纪念想，在这行做久了，许多事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郭海生点点头，忽然看向纪念，十分暧昧地笑道：“比咱们程队还俊。”

程齐长得大气硬朗，板寸头，古铜色的肌肤，一张脸棱角分明，刑警做久了，自然透着股刚硬的气质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嘴唇厚实有肉，倒显出几分性感。

纪念是队里唯一的女性，平时程齐又对她多有照顾，男未婚女未嫁，自然有好事的人想要做这现成的媒人。因此，同事们总爱时不时地打趣试探两句，程齐没说过什么，纪念自然也不好太当真，和一群男人工作，不能够显得太小家子气。

她只好装作没听见，微微一笑，丢下一句：“你们先忙，我去工作了。”

程齐还在审讯嫌疑犯，对方名叫谈宗熠，穿着白色衬衫，咖色休闲裤，神情淡定优雅，没有丝毫的焦躁不安。

早上，程齐带着同事去谈宗熠家时，他正坐在院子里的桃树下观察一盘残棋，神情专注，直到他们走到他面前，他才平静地抬头。

程齐例行公事地将情况与他说，并请他来局里配合调查，他静静地听着，未了，开口道：“你稍等，我去换件衣服。”

如此深藏不露，又平静如水，程齐见过这么多嫌疑犯，数他最特别。

“前天晚上九点至十一点钟你在什么地方？”他问。

“从水湖镇开车回来。”

“经过集林路吗？”

“那是最近的一条路。”他看向程齐。

“我们接到举报电话，说看见你的车撞了人，肇事逃逸。”程齐语气变得严厉。

那人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，但神情却变冷，他抬眼直视程齐：“那他也应该看见我在集林路被人袭击，六个人堵在我车前。”

程齐一怔，问：“可有人证？”

谈宗熠闻言，眼底忽的寒光一闪：“打举报电话的不是吗？”

程齐没想到他会这样说，但到底是办案经验丰富的刑警了，略略愣怔后，旋即反应过来，严肃地问：“因为被袭击，发生争执，所以你开车逃跑时撞死了人。”

“我不用跑。”谈宗熠静静看着程齐，“六个人不到能让我逃跑的程度。”

真张狂！但他神情依旧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程齐欲说什么，谈宗熠却在他面前开了口：“我想去看看死者。”

这一想法，和程齐不谋而合，他接下来要说的正是如此。

•

纪念正在尸检所为解剖后的死者做缝合工作，程齐带着他进来，喊了声：“纪念。”

她转过身，程齐指向身边人对她说：“我带嫌疑人认一下尸体。”

纪念点点头，然后朝那人看了眼，下一秒，愣怔在原地，脑袋嗡嗡作响，一片空白。

“Able！”纪念几乎要尖叫出来，她半张着嘴，瞪大了眼睛，心在胸膛里狂跳，身体不自觉地开始发颤。她唯恐自己看错，屏着呼吸，再次细细打量一遍。清瘦白皙的脸，轮廓分明又不失柔和，双眸乌黑纯净，五官精致，气质优雅从容。

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人竟与Able长得一模一样。

她脸色苍白地盯着对面那人，浑身战栗，连牙齿都在不停打颤，寂静中，声音格外清晰，听得人心脏频频发紧，难受至极。

程齐见状，惊讶至极，同事这么久，他从未见过纪念这个样子，不由喊了声：“纪念。”

纪念恍若未闻，她握紧双拳，竭力使自己能够平静下来，但仿佛越用力，身体越不受控制。

“Able。”她咬牙喊出一个名字。这名字一脱口，就仿佛有无数根针，密密麻麻地扎在了她的心脏上，她疼得几乎要晕眩。

对面的男人抬眼看她，日光灯下，他的眼眸亮得惊人，透着令人心悸的冷漠。

“你认错人了。”他的声音低沉，略微有些沙哑。

纪念紧紧盯着他，分明一模一样的脸，她看着他，脑袋里嗡嗡作响，一口气顶上她的胸口，她张着嘴巴大口呼吸，像濒死的鱼。

谈宗熠不耐烦地转头看程齐，冷淡不耐地问：“她这是做什么？”

程齐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又开口：“关于这个案子，我只说三点：第一，集林路没有路灯，晚上这么黑，又下大雨，举报人居然能清楚地看见我的车牌？第二，我被人袭击，六对一，即使我失手撞死了人，也算正当防卫，为什么要跑？第三，既然有人看见车祸，为何不打急救电话，而是要等警察发现再报警？”

这是谈宗熠来到警局后一次性说得最多的话，程齐怔了怔，旋即很快反应过来。

有人故意安排这一切？他这样子似乎知道些什么，程齐若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。

谈宗熠说完，径直越过纪念，走到尸体旁，低头看了眼道：“是袭击我的人之一。”

在这过程中，纪念始终紧盯着谈宗熠。他们有一张一模一样的脸，可记忆里Able是温和的，嘴角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，而眼前这个人却透着一股冰冷到极点的气息，冷漠、疏离，目光锐利。

程齐还想说什么，郭海生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进来，那人掏出名片递给程齐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谈先生的律师，顾澜。”

顾澜是天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。这个事务所的名气，行内人都知道，起初大家都笑话它嚣张的名字，但后来它的表现的确令人诚服，现在已是沈氏集团的法务部的首席顾问。

程齐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对面的男子，这人，是什么背景？

纪念不关心他们说了什么，她笔直僵硬地站着，全部精神都在谈宗熠的脸上。

“纪念，怎么了？”郭海生不明就里，推了推纪念。

所有人再次看向她。

谈宗熠转身，准备与律师一起离开，纪念打量着他，修长而挺拔的身形，就连身高也与Able一致。直到他走到门口，她才如梦初醒般，立即抬脚追上去拦住他。

“请问你还有什么事？”律师顾澜代表他开口。

纪念不理他，目光直直看向他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她声音颤抖。

他蹙眉，考虑片刻，轻扯薄唇吐出三个字：“谈宗熠。”

“曾遭遇车祸，或意外，造成失忆？”唯有此，才能解释得通。

“没有。”

说完，抬脚就走，经过纪念身边时，他瞥了她一眼，纪念突然伸手，拽住他的手腕，谈宗熠似乎已有怒气，他抬眼与她对视：“松开！”

纪念固执地拽着他不放，谈宗熠抿了抿唇，目光越过她，看向纪念身后的程齐：“这是精神病院？”他目光冷淡，说话简洁，却十分尖利。

哪有进了刑警队还这么嚣张的人，郭海生想要发火，但被程齐制止。程齐走过去，掰开纪念的手，然后将纪念拉开。她一动不动地望着谈宗熠的身影消失，程齐感觉到她身体仍旧在抖，他想要伸手拍一拍她，以作安抚，但她却像受了惊似的，突然跳开，朝着已经远去的谈宗熠追上去。

谈宗熠上车前，再次被纪念堵住。

他看着她，眉头轻蹙，神情冰冷充满不耐，一旁的律师顾澜见状，走过去道：“这位小姐，你再这样，我就要起诉你骚扰我的当事人了。”

“Able。”她再次喊出这个名字，语气哽咽。

纪念看着眼前这张漠然的脸，心底一阵阵刺疼，眼泪涌了出来，一滴滴落在谈宗熠的手背上，灼人的烫，他的手不由一缩，却被纪念反握得更紧。她忍着喉咙的灼痛感，竭力让自己平静一点，但双手却用足了力气，生怕一不小心，他就会走，就会消失不见。

一旁的顾澜原本要上去将她拉开，可见她这神情，竟生出几分不忍。

“我是纪念，你的未婚妻。Able，我不认识我？”她眉眼都皱成了一团，难过至极。

谈宗熠站得笔直，他目光深沉，一点点地抽回自己的手，漠然道：“我不是Able。”

他说完，伸手推开她。

纪念早已浑身发软，让他这样轻轻一推，脚下踉跄一晃，若不是被及时赶来的程齐扶住，一定已经摔在地上了。

彼时，载着谈宗熠的车已绝尘而去。

纪念还要去追，却被程齐强行制止，他大声喊她的名字：“纪念。”

一旁的景一和郭海生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纪念茫然地看向程齐，苍白的脸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中盛满了泪水，他的心微微一颤。

“纪念，天下无奇不有，长得相像的人有很多，你看过某一期的综艺节目

吗？还有人长得像明星刘德华呢。”程齐说。

不不不，他与Able几乎一模一样，世间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吗？

她目光遥遥地望向谈宗熠离开的方向，而后收回，站直身体，低头轻声道：“程队，谢谢。”

她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。

程齐看着她问：“纪念，要不我送你回去休息？”

纪念似乎渐渐冷静下来了，她勉强扯了个笑，摇头道：“没关系。”然后，一步步走回去。

景一看得莫名其妙，问郭海生：“怎么回事？纪念认识那人？”

“谁知道啊，纪念刚说自己是她未婚妻，可那人明显不认识她啊。”郭海生也是一脸郁闷。

程齐瞪了两人，道：“闲得没事吧，你们，还不滚回去重新查案！”

纪念回办公室后，立即灌了自己几杯热水，微微发烫的水从喉咙进入身体里，她不断颤抖的身体才得以渐渐恢复正常。

她呆坐许久，望着窗外怔怔发愣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“嗡嗡”震动不停，她恍然回过神，拿起手机看了眼来电显示，犹豫片刻，才按下接听键：“妈妈。”

“念念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”电话那端，是姚乐芸女士中气十足的声音。

“在工作，没听见。”她语气有浓浓的鼻音。

可姚女士没有丝毫察觉，自顾自地说：“哎呀，不是我说你，女孩子家天天和死人打交道多不好，你呀，就该让你爸给你找份轻松体面的工作。”

纪念听得头痛，她急忙止住话题：“妈，我这么大了，知道该做什么。”

姚乐芸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气氛有些尴尬，半晌后，她讪讪说：“是啊，你大了，不需要我了。”

纪念不说话，姚乐芸觉得无趣，便不再说下去，顿了片刻，她说：“念念，你那还有钱吗？”

“妈，我这个月还没发工资。”

“找你爸要呀，他是你爸，不给你给谁。”姚女士声音高起来。

“妈，我半月前才给过你五千。”

姚乐芸没想到，一向好说话的纪念会突然这样说，她怔了怔，然后立刻反应过来，冷笑一声：“五千？还不够你爸一顿饭的钱，你们父女俩住豪宅吃海鲜，

就丢我一人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？”

她知道姚女士要是抱怨起来，铁定没完没了，她紧紧握着手机，轻叹一声，无比疲倦道：“好，我下午给你转。”

她说完这句话，姚女士立刻安静下来，寒暄两句后就挂了电话。

纪念深深吸了口气，但心里却抑制不住委屈难过，泪意泛上眼眶，她咬着唇，硬憋着一口气，不让自己哭出来，这口气，顶得她脑袋又涨又疼。

倏忽，她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情。那时，她才七八岁，与姚乐芸的母女关系还很亲密，姚乐芸爱美，是街道上最会打扮的女人，一双巧手，能织出漂亮的毛衣和帽子。冬天，她织两件大红毛衣，一大一小，母女俩穿着走出去，任谁见了都夸好看。

纪念从小不会梳头发，每天早上蹲在地上，靠在姚乐芸怀里，让她帮自己梳，她边梳边念叨：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就能帮你外婆放牛了，你啊，连头发都不会梳，要是没有我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“你不就在这呢，怎么会没有？”她不以为意。

“难道我还能跟着你一辈子啊？”姚乐芸说。

后来，姚乐芸爱上了打麻将，回家越来越晚，与父亲的争吵也越来越多，开始有难听的流言蜚语从街坊四邻的嘴里传出。

然而，真正令她们母女关系发生改变，是她十岁那年。那天，她与同学去公园玩，八月份，正是荷花盛开的好时节，大家提议去摘莲蓬吃，于是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湖边去。

期间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忽然，某人指着正前方对她喊：“哎，纪念，你看那是不是你妈妈？”开家长会时，大家见过彼此的父母，因此认识。

纪念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个留着长卷发，穿宝蓝色裙子的女人可不就是她妈妈姚乐芸？而此时，她正与一个陌生男人并肩坐在长凳上，姿态亲密，谈笑风生。纪念看着这一幕，自然想起邻里间的流言，她羞愤至极，瞬间红了眼眶，恨不得立即冲过去拖走姚乐芸。

可转念一想，身边还有这么多同学看着，她不能让自己以后在学校成为别人的笑柄，于是，忍了又忍，才转过身朝同学做了个噓的手势：“那是我舅舅，我妈妈走时，交代我，她和舅舅有事情说，让我乖乖在家写作业，咱们快绕道，不能让她看见了。”大家都信以为真，默默地点头，然后一起转身离开。

翌日，纪念悄悄跟踪过姚乐芸，她躲在麻将馆外，看着她在里面和别的男人

说笑，看着她抽烟，忽然间觉得陌生，好像这只是披着她妈妈皮囊的陌生女人。

纪念也看到过她和别的男人出去吃饭、逛街，她和他手牵手，神情与正在谈恋爱的年轻女孩儿一样。

几次后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有一天，在姚乐芸再次要出门时，她跑去质问她：“你每天都出去干吗？”

“管这么多干吗？做你的作业去。”姚乐芸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我都看见了。”她抿着唇瞪姚乐芸，“你和别的男人出去，你们去公园，去逛街，我都看见了。”

姚乐芸立即变了脸色，但很快恢复镇定，她皱着眉呵斥她：“小孩子家瞎想什么，我和朋友出去逛街怎么了？就像你平常和同学一起出去玩一样。”

纪念气极了，可又不知该怎么反驳她，愤怒至极下她口不择言道：“你们在街上手牵手，你还知不知羞，怪不得爸爸和你吵架。”

闻言，姚乐芸怔了怔，她脸色铁青，伸手要打纪念，但举在半空又放了下来，恨恨地骂道：“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只白眼狼！你爸好，以后你找他给你做饭、洗衣，什么事你都去找他，别来找我！”说完，换了鞋甩门离去。

纪念瘪瘪嘴，号啕大哭，心里又气又委屈。

那时，姚乐芸和纪时天几乎日日吵架，有时甚至动手，他们红着眼睛扭打在一起，像仇敌，纪念看着他们，只觉不寒而栗。她因为看见姚乐芸的种种事情在前，于是每次碰见他们争吵，她就偏向父亲那一边，她整日与姚乐芸针锋相对，母女关系日益紧张。

俗语说，母女没有隔夜仇。但其实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，人与人之间，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容易产生隔阂。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事出有因，是有苦衷有立场的，理应得到理解，否则，就会感到委屈、怨愤，在这种情绪下，难免相互指责，长此以往，对彼此只剩失望。

直到她十六岁那年出事，姚乐芸和纪时天终于决定离婚。接着，她被纪时天送出国，从此，与父母的关系就彻底变得冷淡而疏远。

纪念与Able恋爱后，自己真真切切地在了男女关系中，再设身处地地想起当年的姚乐芸，渐渐地就开始有些理解了。那时候，纪时天为挣钱和事业而忙，整日不回家，偶尔回来，倒头就睡，不再关心妻子，夫妻间也很少再聊天谈心，姚乐芸向他哭诉过几次，结果却换来纪时天的不耐烦，他认为她不理解自己，继而两人不断争吵。

姚乐芸无事可做，只好每天出去打麻将，她原本精神和感情都处于孤独时期，而恰好有献殷勤的人出现，尽管姚乐芸知道这是一件于情理于道德都不合的事，可她没办法控制住自己。

后来纪念始终自责，如果自己当时懂事一点，做一个贴心的女儿，及时给予她安慰，或许姚乐芸后来就不会变得这么庸俗而堕落。

不能再想下去了，越想越难过，许多情绪堆积在胸口，纪念觉得自己快要被撑爆了。她起身走到卫生间，用冷水冲了把脸。

从卫生间里出来，她拿着洒水壶去给窗台上的绿植浇水。这盆绿植叫“一帆风顺”，绿色的叶子，白色的花，她一年四季都养这个，定期浇水、施肥，可仍然养死了好几盆。

她还记得，当年在英国时她和Able养的那盆，他们养了许久，它开得很好，叶子翠绿欲滴，花长得很高，伸在叶子外面，洁白且充满生机。后来，Able不在了，那盆花很快死了，她接着再养，但从未养活过。

立春后，昼长夜短。六点钟，夕阳还未完全落下，天边透着一抹玫瑰色的光晕，纪念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水，仰头喝尽后，她起身准备离开。

她刚走出去就遇见了程齐，四目相对，她有些尴尬，但又不好意思不打招呼，她朝他淡淡一笑：“程队还没走？”

程齐望着她：“等你呢。”

纪念一愣，旋即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她的目光像小兽似的，尖利、戒备，亮得惊人，同事半年有余，她看他，还是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。

程齐哑然失笑：“纪念，你怕我？”

纪念被问得又一愣，疑惑地看着他，然后摇头。她又不是罪犯，怕他做什么？

“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”说完，转身准备到驾驶座门前。

她今天状态不佳，程齐担心她出事。

纪念反应过来，忙喊：“程队。”

两个人说话间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路灯亮起，照在黑色的车身上，折射出冰冷坚硬的线条。

纪念开的是牧马人，中型的SUV，很少有女孩子开这类型的车，他第一次见她从车上下来时，也吓了一跳，这一人一车的，要多不协调就多不协调。

景一见了后，眼睛睁得老大：“纪念，你不会把你男朋友或老爸的车开出来了把？”

“不。”纪念看了眼她的车，平静道，“是我的。”

“酷！”景一朝她竖大拇指。

程齐至今没见过比纪念还要奇怪的女生，外表娇小柔弱，却又偏偏透着一股倔强，生人勿近的气息，她不像是故作神秘，仿佛是打心底里不愿被人了解接近，可越是这样，就越吸引着自己。

“程队，我自己能开，谢谢你。”纪念看着他，拒绝道。

“行，那你送我吧，我没开车。”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大白牙。

他都这样说了，纪念难道还能说不？

两人上了车，程齐舒服地靠在了副驾驶座上，纪念边发动车子边问他：“程队住哪里？”

“就在你家前面，你到家时把我丢路口就行了。”程齐说。

纪念看了他一眼，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嘴，老老实实开车。

正值下班的高峰期，路上堵车难行，车里多了个人，纪念觉得不习惯，顺手拧开了广播。

主持人声音感伤，她问：有多少人还能记得自己的初恋，又有多少人最后嫁给了自己最初的爱人？

纪念从不听这类节目，立刻转台。

“咦，怎么换了？”程齐坐直身体，“你们小女孩不都爱听这类节目吗？”

“我不是小女孩。”纪念淡淡道。

“哦？那是什么？”

纪念抬眼看他，一脸“你在说废话”的嫌弃神情。

程齐乐了，爽朗一笑道：“没结婚前都称为女孩儿，何祝你，小不点儿一个。”

纪念瞥了他一眼，抿着唇不说话了，显然是拒绝再交谈的意思。

程齐说把自己丢在路口就行，纪念也不和他客气，车子开到月半弯外，她停下来对程齐说：“程队，我到了。”

程齐点点头，解安全带准备下车：“再见。”

纪念点点头：“再见。”

她将车停进车库，接着上楼，进电梯。开门进了房间，她直接瘫坐在地板